

英国曼彻斯特的冬天和上海很像,有点阴冷,偶尔下雪。农历新年前,曼城飘起了雪花,真到了春节,天气倒放晴了。

去往约翰·莱兰兹图书馆(曼大老图书馆)的路上,不时有惊喜。市政厅、阿黛尔购物中心附近的树上挂起了一串串火红的小灯笼。印着吉祥物小猪曼曼的大幅红色广告牌随风舞动,上面用中英文写着:中国新年快乐。商业街上,不少商家用红色、中文和中国元素来点缀门面,看着着实喜庆。

有着120年历史的约翰·莱兰兹图书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建筑,外表典雅,内里精巧,由棉纺织大亨约翰·莱兰兹的妻子主持修建,收藏了包括古滕堡圣经在内的早期印刷品和一些历史更为久远的手稿。除了我们这样走马看花的游客,图书馆还有埋头苦读的忠实读者。偏厅里,靠墙皆是玻璃门书橱,矮矮的木质桌椅上了年纪,让人看了就想

屈指算来,我在中国高校已经当了近40年的教师。我爱人大学毕业后也曾在中学任教。现在,女儿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所公立中学当教师。这样,我自然就对各个国家教师的工作、生活境遇格外关心。

自2013年开始,英国非盈利教育组织瓦尔基环球集团基金会每5年进行一次全球教师地位指数调查。该调查选取世界不同区域的35个国家,就学生尊敬教师的程度、家长让孩子成为教师的意愿,以及教师相较于其他行业的地位等指标进行问卷调查,得出各国教师地位指数并进行排行。中国已连续两届名列榜首。该调查认为,中国教师受尊重的原因,一直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现在9月10日已经成为中国官方的教师节。由于国家重视、社会支持、家庭配合,教师已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特别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社会对于教师受尊敬程度的积极认知五年间持续上涨,由2013年的75%增至2018年的81%。

数据自然还只是一种验证,教师主体的切身感受可能更加有助说明问题。40年来,我教过的学生已遍布世界各地,有的学有所成,成为很好的专家学者;有的学有所长,成为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和中坚力量。每逢节假日,他们经常来家看望老师,或发来问候信息、告知各自的成长和习得,日久年深,使人产生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

其实,最能说明这个职业是否受尊重或欢迎的标识,还要看家庭上一代对后辈的期许。上述调查发现,“一半的中国家庭会鼓励他们的孩子未来从事教师职业。”这个数字远远高于被调查的其他许多国家。在中国,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有专攻、职业稳定,所谓“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而且传道授业解惑,体察“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我深切体会,教师生涯,“乃是益己学之半也”,学无止境,永远在路上。是故,在中国,当教师实在是一件很光荣和幸福的事。

参加2018上海健康慈善慢跑,赛程7.8公里不计成绩更无名次,但只要“跑”终有先后;到5公里处,“大咖”已有气喘吁吁,“菜鸟”悄悄咬牙使劲。忽听到身后一个清脆女声在不断重复着:“陪跑,借过,谢谢!”心想这谁呀?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道路宽敞,瞅个空隙就过去了,何必“借过”?又干吗嚷嚷?思忖间,那声音已越来越靠近;听脚步声却仿佛是几面小鼓很有节奏地一起敲;扭头一瞥感觉一惊:是两个身着跑步服、“陪跑”字样黄色背心的姑娘,左右相伴护卫一个男生,用极专业且平稳的步履赶了过来。年轻的一位个头稍矮皮肤白皙,齐头短发戴着眼镜显得满脸书卷气,边跑边扯着嗓子跟大家打招呼;年纪稍大的那个个子高挑肤色黝黑,眼角已有点浅灰色尾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右手手腕套着一根淡蓝“陪跑绳”,另一端套在身旁穿白色参赛服的男生左手腕上。那男生步履齐整轻快并努力挺胸抬头,一脸阳光中紧闭的双目稍有些塌陷,看一身精练的肌肉便知是个路跑高手。高个姑娘轻拽绳子并不住小

在曼城过春节

若隐

平、文学成就、和狄更斯等人的交往、故居的变迁等。当得知我最喜欢的小说是《克兰弗德》时,不禁露出了惊喜的表情。惊喜之余,还很有礼貌地祝我们中国新年愉快。

经她提醒,沉浸在英剧氛围里的我才重又记起明天即是大年三十,决定赶快去超市采购。哪晓得“永发行”、“辣妹子”等中国超市已是人满为患。大多是年轻的亚洲面孔。除了曼大,曼城还有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皇家北方音乐学院,大曼彻斯特地区的索尔福德大学和波尔顿

故居工作人员轻声细语地介绍其生平、文学成就、和狄更斯等人的交往、故居的变迁等。当得知我最喜欢的小说是《克兰弗德》时,不禁露出了惊喜的表情。惊喜之余,还很有礼貌地祝我们中国新年愉快。经她提醒,沉浸在英剧氛围里的我才重又记起明天即是大年三十,决定赶快去超市采购。哪晓得“永发行”、“辣妹子”等中国超市已是人满为患。大多是年轻的亚洲面孔。除了曼大,曼城还有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皇家北方音乐学院,大曼彻斯特地区的索尔福德大学和波尔顿

屈指数来,我在中国高校已经当了近40年的教师。我爱人大学毕业后也曾在中学任教。现在,女儿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所公立中学当教师。这样,我自然就对各个国家教师的工作、生活境遇格外关心。

自2013年开始,英国非盈利教育组织瓦尔基环球集团基金会每5年进行一次全球教师地位指数调查。该调查选取世界不同区域的35个国家,就学生尊敬教师的程度、家长让孩子成为教师的意愿,以及教师相较于其他行业的地位等指标进行问卷调查,得出各国教师地位指数并进行排行。中国已连续两届名列榜首。该调查认为,中国教师受尊重的原因,一直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现在9月10日已经成为中国官方的教师节。由于国家重视、社会支持、家庭配合,教师已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特别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社会对于教师受尊敬程度的积极认知五年间持续上涨,由2013年的75%增至2018年的81%。

数据自然还只是一种验证,教师主体的切身感受可能更加有助说明问题。40年来,我教过的学生已遍布世界各地,有的学有所成,成为很好的专家学者;有的学有所长,成为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和中坚力量。每逢节假日,他们经常来家看望老师,或发来问候信息、告知各自的成长和习得,日久年深,使人产生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

其实,最能说明这个职业是否受尊重或欢迎的标识,还要看家庭上一代对后辈的期许。上述调查发现,“一半的中国家庭会鼓励他们的孩子未来从事教师职业。”这个数字远远高于被调查的其他许多国家。在中国,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有专攻、职业稳定,所谓“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而且传道授业解惑,体察“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我深切体会,教师生涯,“乃是益己学之半也”,学无止境,永远在路上。是故,在中国,当教师实在是一件很光荣和幸福的事。

参加2018上海健康慈善慢跑,赛程7.8公里不计成绩更无名次,但只要“跑”终有先后;到5公里处,“大咖”已有气喘吁吁,“菜鸟”悄悄咬牙使劲。忽听到身后一个清脆女声在不断重复着:“陪跑,借过,谢谢!”心想这谁呀?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道路宽敞,瞅个空隙就过去了,何必“借过”?又干吗嚷嚷?思忖间,那声音已越来越靠近;听脚步声却仿佛是几面小鼓很有节奏地一起敲;扭头一瞥感觉一惊:是两个身着跑步服、“陪跑”字样黄色背心的姑娘,左右相伴护卫一个男生,用极专业且平稳的步履赶了过来。年轻的一位个头稍矮皮肤白皙,齐头短发戴着眼镜显得满脸书卷气,边跑边扯着嗓子跟大家打招呼;年纪稍大的那个个子高挑肤色黝黑,眼角已有点浅灰色尾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右手手腕套着一根淡蓝“陪跑绳”,另一端套在身旁穿白色参赛服的男生左手腕上。那男生步履齐整轻快并努力挺胸抬头,一脸阳光中紧闭的双目稍有些塌陷,看一身精练的肌肉便知是个路跑高手。高个姑娘轻拽绳子并不住小

娘,左右相伴护卫一个男生,用极专业且平稳的步履赶了过来。年轻的一位个头稍矮皮肤白皙,齐头短发戴着眼镜显得满脸书卷气,边跑边扯着嗓子跟大家打招呼;年纪稍大的那个个子高挑肤色黝黑,眼角已有点浅灰色尾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右手手腕套着一根淡蓝“陪跑绳”,另一端套在身旁穿白色参赛服的男生左手腕上。那男生步履齐整轻快并努力挺胸抬头,一脸阳光中紧闭的双目稍有些塌陷,看一身精练的肌肉便知是个路跑高手。高个姑娘轻拽绳子并不住小

大学等。因此,这边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众多。大家叽叽喳喳地商量着年夜饭吃什么好,饺子、汤圆、火锅是被提到最多的。

新年里更热闹。华人社团联合会在艾尔伯特广场举行了一系列的迎春活动。各种小吃摊组成的庙会。穿着民族服装的小姑娘、大姑娘们表演起了歌舞、杂技。舞狮舞龙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其中不乏洋面孔。当队伍行进到中国城的时候,气氛达到了高潮,人们放起了烟花,共同为新的一年祈福。

在曼城过新年的体验中,不仅有英剧的清冷氛围,也有浓浓的中国年味。看到那么多喜过中国年的年轻人令人高兴。

旬》,却忘了毛姆那本“穿越缅甸、掸邦、暹罗与印度支那的旅行记”《客

厅里的绅士》。

不过乘船抵达蒲甘后,毛姆肯定是坐着牛车晃荡的。记得他在下着小雨的清晨来到蒲甘,很快望见了佛塔群:“晨雾中,它们隐约浮现,硕大、遥远而神秘,就像幻梦的模糊记忆。”仆人找来一辆牛车,结实的木轮车,盖了层椰棕席子替他遮雨。

“圆屋位于岸边,很是近水,周围全是大树、罗望子、菩提树和野醋栗。一截木梯通往作客厅的宽敞阳台,后面几间卧房,都带浴室。”

毛姆下榻的“圆屋”何在?没找到资料。不过我们住的老蒲甘坦德酒店(Bagan Thande Hotel),正是在毛姆到来的1922年



“陪跑者”的风采

陈茂生

声提醒:步子不急、注意有坑、前面有人、往右、向左。顿时明白:这是视障跑者和“陪跑”志愿者组合。

五公里的赛程不算长也不能算短,两个“陪跑”志愿者不仅要比视障选手跑得“快半步”,而且还肩负领航和护卫的责任,却依旧云鬓不乱气宇如常。刚刚还在争先恐后的人们立马闪出条道,有的边跑边问:是哪个团队的?她俩指指黄背

施蛰存先生进入耳顺之年时,坐陋书房中再也望不见愚园路上升春花秋月了,唯通过楼梯转角一扇狭窄小窗能眺见些许岐山村弄堂景色。文学评论家殷国明写道:“施先生是一个重视和追求生命品位与格调的艺术家,并把这种品位和格调熔铸到了自己的文学活动之中,形成了自己新颖、内秀、高格、婉转、精致、谐趣的风格,其中包含着中国古典温雅气息与西方文化的绅士情调。”是的,什么都无法阻止他对美的追求,天气晴朗时,他把藤椅挪到半边晒台上,晒太阳看书,把玩心爱的收藏品,他有几张人像老照片都拍摄于此。

1978年施蛰存先生终获平反,重新回到华东师范大学授课,带研究生,应邀至全国各地讲学、参会。阅读施先生著作年谱,我发现他自七十岁之后焕发的创作力完全不像一位患过癌症的古稀老人,《唐诗百话》《唐碑百选》《北山楼诗》等著作喷薄而出,重要的词典、文库、丛书由他领衔编选,同时,施先生那些睿智、慧黠的考古、思人、忆旧随笔经常刊登在报纸副刊上,为普通读者津津乐道……

我父亲孔另境是施蛰存19岁起结识的上海大学同学,一生挚友。晚辈甚

所建。它因英国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八世,也就是后来那位“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温莎公爵20年代曾光临而著名。古雅黑色木质两层别墅保存完好,内有“威尔士王子套房”。

因为预订的新建客房尚有油漆味,我们被免费升级到面江的房间。放下行李,见天际已染上薄薄红晕,赶紧来到江边露台,加入面朝西方等待日落的人们。

晚霞映上脸庞,身心愈益安宁。百年后的江上夕照依旧美得如毛姆所写:“一日将尽,仿佛磨练性格的某一情感暂被世事淹没,各种色彩悄然回转,林木再度一片葱郁。日落彼岸,西天一片红云倒映于静静的



七夕会

根“陪跑绳”既不能绷紧也不能弛曳,要始终保持略有松弛又能轻轻牵动传递信息的状态;说起来像个技术活儿,但能感知其中殷殷关照的温度。

“只要奔跑,便是人生”,一跑才知世事艰难,对手就是自己。所以,大家钦佩视障跑者,在看不见的赛道实现看得见的梦想;也钦佩“陪跑”的志愿者,不能创造历史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哪怕有一天倒在赛道上依然乐在其中。只是:陪跑不容易,且跑且珍重。

憾,我直至1994年施先生九十高龄之际,才为服务的杂志社第一次登门采访他老人家,仅仅当面请益过两次,领略到他的博学、风趣与宽厚,以及不出家门,知晓天下事的本领。因为是“侄女”的关系,施伯伯在我面前显露出老小孩的调皮,流露出还有很多事情来不及做,没办法做的嗔怪表情。他送了我一只黄铜日本古董订书机,一方“长相思”图章留念。

2003年11月在龙华殡仪馆与施伯伯告别之后,每当走过愚园路1018号,我都会抬头看北山楼的窗户,感觉穿着青蓝色立绒长晨衣的施伯伯还坐在书桌前藤椅上看书,右手边我父亲赠他的玉石烟缸上搁着一支未抽完的雪茄烟。

近年,愚园路1018号底楼邮局已迁走,如今改造成为新潮时尚,融文化、休闲、购物于一体的愚园百货公司。门口咖啡实验室飘来浓香,吸引很多年轻人排队买了咖啡,坐上吧台高脚凳,面向愚园路划划手机看野眼。我驻足拍照,突然很想打包一杯最时髦的冷萃咖啡,上楼请施蛰存伯伯喝一杯。

我要

陶文瑜

我要将身边的你打发到很远的地方并且忘了你的地址

我要将所有的积蓄换成一张车票不久以后所有城市每一个路口都有我张贴的寻人启事

我要用余下的全部生命来寻找你

这时候思念是我唯一的行李

我要在风烛残年喊着你的名字倒在异乡的小旅馆里

喜爱的餐馆不见了,舞会没有了,而人情也不同以往:他交不上朋友,欢场女子不如从前有趣,只盯着钱;酒吧里的小伙子把他当老头看,尽管他很想教他们怎么喝酒。伦敦在哪里?他开始想念中国,在电影中看见上海,他明白那才是他喜欢的地方。不过他最终没去上海,却停留在海防,一个离中国很近的地方。

他害怕,“他有中国,只要他不再见到它,他就拥有它。”“幻影在他眼前闪耀。幻觉将他抓住。他很快乐……或许,他一生中第一次将现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有人说得不错。没有抵达的地方永远最美。

